

透明之爱：社交媒体“晒恩爱”的仪式过程与新型亲密关系建构

王淑华¹, 何丽², 姚晔¹

- (1.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2. 浙江传媒学院全媒体实验创新中心,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在社交媒体“晒恩爱”成为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常态,其既是诉说浪漫关系和爱情故事的新实践,也是当代青年的一种成长仪式。本研究对16名青年进行深度访谈,试图从仪式实践切入,阐释“晒恩爱”在个体生命进程中的意义及其对新型亲密关系建构的影响。文章首先从官宣、热恋、紧张、分手等四个关键时刻出发,分析晒恩爱仪式的传播特征,其次分析晒恩爱仪式过程中显现出的人、物和结构的三重组合如何对个体生命历程及恋爱关系发挥作用,最后指出:这种新型亲密关系“透明之爱”对个人成长、亲密关系和爱情记忆等三方均呈现出数字化特点。

关键词:晒恩爱; 仪式过程; 亲密关系; 阈限; 透明之爱

中图分类号: C91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3) 02-0095-11

一、问题的提出

“生活充满仪式感”成为当代人的一种默识。仪式已突破传统人类学的界限,进入当代都市。仪式化和仪式感成为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让人们在平凡而忙碌的现实生活中仍怀有敬畏之心,以坚毅之勇气、稳健之步伐去不断追寻生活和生命中新的意义。当代社会中的仪式感指的是此日与他人不同,此刻与他刻不同的生活态度,因为特殊,所以珍视,当代人积极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仪式过程并积极行动,以实现情感的丰足和生命的充盈。

以数字技术为导向的媒介加速了人类情感流动,延伸了人类共情情感的现实边界,更新了生活的意义。^[1]而社交媒体成为当代青年自我情感展示的可见空间,日常生活中的私人化、情感化内容均在其中呈现、记录并分享。其中,当代青年在社交媒体“晒恩爱”被赋予仪式感的意义,通过在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晒恩爱”,将私人情感转化为可供观赏的公开文本,爱情通过文字、图像、视频等符号被语词化和图像化,透明地呈现于公共空间,原本私密的恋爱过程和流动的情感体验借此被展演、被记录,亦被纪念。“晒”的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都能促进人们连接和社会联结,使相互共处成为可能,使关系建构成为可能,使社会变化成为可能。^[2]

社交媒体使用的日常化促进了“晒恩爱”的日常化和透明化,本文试图从仪式过程出发,审视当代青年的社交媒体晒恩爱行为。为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考察:(1)当代青年在社交媒体晒恩爱的仪式过程包含哪些关键时刻?(2)社交媒体晒恩爱的仪式具有何种分类结构?(3)社交媒体是

基金项目:2022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异化与回归:社会加速时代青少年网络粉丝文化的培育引导”(22NDJC115YB)。

作者简介:王淑华,女,副教授,博士;何丽,女,讲师;姚晔,女,硕士研究生。

否可能建构出或可以建构出当代青年的何种新型亲密关系?通过这些问题的讨论,本文希望对当下青年社交媒体晒恩爱行为从“技术—情感—社会”关系维度作出阐释,从而为爱情实践和研究提供一些理论思考。

二、文献回顾

(一) 仪式过程和阈限

个体或群体的生命历程伴随着从一个境地到另一个境地的过渡仪式进程。法国民俗学家阿诺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将过渡礼仪分为分隔礼仪(rites of separation)、边缘礼仪(transition rites)和聚合礼仪(rites of incorporation),三组礼仪在实践中并非同等重要,其中分离礼仪在丧葬中占主要成分,边缘礼仪在怀孕、订婚和成人礼中比较突出,过渡礼仪则在次子分娩、再婚或从第二个年龄段向第三个年龄段过渡中扮演极小角色。^[3]为从一个群体过渡到另一群体,以便与其他个体结合,该个体从生至死始终参与各种仪式,因为生命本身意味着分离与重合、改变形式与条件、死亡以及再生。由此,人的生命中需要不断逾越新阈限。^{[3](137)}这里的阈限既包括季节、年月和昼夜的变化,也包含出生、青春期、成熟期以及老年期的过渡。

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发展了范·热内普的分析框架,试图借助仪式来透视具体社会。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边缘礼仪阶段,因为其中包含颠覆性和逆反性行为,是对日常生活规范的对抗,由此,他提出了阈限、近阈限和交融等概念。在特纳看来,阈限的特征是不清晰、不确定的,因为阈限(阈限人)从既定的文化空间和位置所构成的网状结构中躲避或逃逸出去,阈限的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在法律、习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4]同时,特纳认为,和阈限具有仪式性特征相比,近阈限更适合开放社会更有选择余地的活动。他指出,社会发展的过程包含结构和交融前后承继的各个阶段,而交融以阈限的形式进入到结构的边缘之处,具有自发性、即时性、具体性和无结构等特点。^{[4](128)}交融与阈限的联合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结构的负能量的消解和净化,而社会就在结构和交融的交替中,在“结构—反结构—结构”的过程中得以延续。

(二) 亲密关系和媒介传播

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J. Sternberg)在爱情三角理论中提出,爱情包含亲密、激情和承诺三要素,其中亲密包含热情、理解、沟通和分享,激情包含性渴望与性欲望,承诺包含维护爱情的努力和决心。^[5]可见,亲密作为爱情的构成成分之一,不仅是情感性的,还是沟通性的。人们依赖文化习俗、文学范本、说服力强大的语言模式和情境形象,使爱情以及与爱情有关的日常生活得以被安排,并为世界所承认。^[6]媒介素来是恋爱表达的公开渠道,如18世纪末的情书研究揭示了理想爱情具有稳定的核心特质,指出发生改变的是理想爱情和周围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7]此外,诗人吟诵、书信、小说、绘画艺术、影视剧等均为书写情感的重要方式,那些“为爱疯狂”的文本提供了当时社会和文化构型下的情感信条,不仅决定个人的思维和情感,也影响群体的情感表达。中国人对爱的公开表达经由文学作品广为流传,从《上邪》的“山无棱,天地和,乃敢与君绝”到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再到舒婷的“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这些琅琅上口的经典诗句多少年来为中国百姓提供了浪漫范本。最近几十年,中国人的情感言说逐渐夹杂着私人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例如,阎云翔在考察下岬村农民的爱情与亲密关系体验时发现,20世纪80—90年代的年轻人受媒体、流行文化、城市生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有了更多自主权和新的爱情表达方式,^[8]私人生活发生转变,当代

中国普通人的情感诉说已逐渐敞开化。而李海燕通过对中国经典文学文本的解读, 指出在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中, 情感话语不仅是内心情绪的表达, 也在 20 世纪中国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政治与社会想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9]

新科技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进一步改变人们对亲密关系的认知和建构方式。这首先体现在网络文学生产方面, 以女性为核心目标受众的“女性向”网络文化生产对传统爱情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颠覆, 女性社群试图建立配对式的“情感关系实验场”以实现对亲密关系需求的自我满足和相互慰藉。^[10] 国产大女主剧和甜宠剧的盛行使当代中国青年在阅读浪漫故事时, 能结合自身社会位置习得的阅读策略和阐释代码, 促其重新审视现实社会的婚恋关系。^[11] 其次, 社交媒体中情侣关系越来越呈现普遍化趋势。“晒恩爱”成为青年恋情表达的常态, 有利于情侣间互动沟通和表达爱意, 提升亲密关系中的信任感, 增强爱情的公开承诺。^[12] 特别在爱情节日中, “晒恩爱”作为纪念和表演, 在全民狂欢中形成了浪漫爱情和消费仪式的双重景观。^[13] 然而, “晒恩爱”也存在对亲密关系的威胁元素, 比如, 社交媒体的爱情展演可能导致爱情监控^[14], 尤其在异地恋中, 更容易因过度监视而产生适得其反的交往效果^[15], 同时“晒恩爱”避免不了与消费主义的合谋^[16], 在分手时可能引发自我危机^[17]。此外“PUA 群体”的欺骗性情感诱惑和情感陷阱让亲密关系变成危险关系^[18]。网络约会虽为更广泛群体寻求亲密关系提供可能, 但在风险控制中仍存在群内等级和信任物化现象^[19], 因此有人认为社交媒体让亲密关系变得更为糟糕^[20]。

三、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本文以范·热纳普和特纳的仪式理论为基础, 从仪式化角度进行调研, 旨在展现社交媒体的“晒恩爱”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作用以及对亲密关系建构的影响。本研究使用质性研究方法, 对选取的 16 名青年以微信语音的方式进行深度访谈, 每次时长 40 分钟至 90 分钟不等, 访谈集中在 2021 年 3—9 月, 采用非结构化访谈, 考察微信朋友圈的“晒恩爱”行为及其心理。16 名受访者均有在微信朋友圈“晒恩爱”的经历, 包含 5 名男性和 11 名女性, 年龄跨度在 20 岁至 26 岁之间, 均未婚。应受访者要求, 为尊重个人隐私, 本文不呈现受访者朋友圈“晒恩爱”的文本信息, 只引用其访谈内容。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深度访谈人员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N1	女	21	大学生	N9	男	21	大学生
N2	女	20	大学生	N10	女	20	大学生
N3	女	24	新媒体公司职员	N11	男	25	研究生
N4	女	25	研究生	N12	男	24	视频公司职员
N5	女	22	大学生	N13	女	25	银行职员
N6	男	23	待业	N14	女	26	公务员
N7	女	25	研究生	N15	男	24	网站职员
N8	女	26	事业单位职员	N16	女	21	大学生

四、社交媒体晒恩爱的仪式过程

特纳指出,人类的想象和情感生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非常丰富而复杂的,仪式中的象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认知体系,还是一种激发和传递情感的手段,相同的认知结构也能派生出众多各异的文化经历。^{[4](3)}同理,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每个人的爱情故事都有截然不同的情节和细节。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曾说过,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这些不同的爱情经历能道出每一个生命的意义和每一份幸福的真谛。

新媒体科技为爱情表达提供更多创新可能,社交媒体为当代青年情感表达和交流提供创造性空间,也让仪式化的爱情展演更为可见。若我们把“晒恩爱”视为青年个体伴随年龄、情感状况和社会地位等改变而进行的通过仪式,那这种爱情展演能使个体暂时脱离现实社会结构和固定位置,其爱情表达不同与复杂世俗社会的爱情文化状态,更增添了“神圣”的成分,更有利于促进爱情共同体的交融。同时,“晒恩爱”仪式能让青年更加认清自己的情感状态和与情侣的关系,这既是个人成长的明证,也是恋爱关系的表征。访谈总结,当代青年“晒恩爱”主要经历官宣、热恋、紧张、分手等四个关键仪式过程,以一种透明可见的方式,向世人呈现个体对不同恋爱境况的情感书写和对自身情感发展历程的解读。

(一)“官宣”仪式:确立关系,宣告主权

社交媒体上的“官宣”标志着情感关系的确定。微博上发布的范冰冰的“我们”、鹿晗的“大家好,介绍一下我的女朋友关晓彤”、赵丽颖的“官宣结婚照”都曾引发粉丝热议,明星在社交媒体公开表达恋情的行为成为普通人效仿的方式。“官宣”这一网络流行语经由注重个人表达和情感连接的网民的模仿、再造和传递^[21],成为当代青年确定恋爱关系的一种必备仪式。

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发朋友圈昭告天下。我们是在疫情期间认识的,返校后他还拉着我们一起拍合照补官宣,让我觉得自己的到来对他来说是一份幸福和期待。(N1)

现在的官宣,好像过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经历这个仪式,两个人的关系就不算正式确立。(N13)

“脱单”意味着改变孤独状态,从原有的单身世界进入“二人世界”,个体到达人生发展的下一个境地。“官宣”仪式类似分离阶段,预示着个体与单身处境分离,同时恋爱关系的确立也是一种主权宣告,即宣告拥有了对方的情感所有权。

(二)热恋仪式:以庆祝之名,促关系升温

热恋阶段是继“官宣”之后的甜蜜加持期,“晒恩爱”从频率和文案风格来说,均能体现恋爱关系持续升温的迹象。“晒恩爱”以纪念日、节日和特殊事件的庆祝作为由头,或以共同经历的恋爱实践作为契机,制造热恋氛围,促进关系朝更亲密方向发展。

纪念日会按时发朋友圈,比如吃一顿平时舍不得吃的大餐,看一场平时没有时间看的电影,一起去想去的地方拍照,实际上是以发朋友圈为由头,给这份感情更多仪式感,能帮助感情升温。(N1)

情人节、七夕节、春节、圣诞节,甚至愚人节,发朋友圈能让亲朋好友见证恋爱中每一个甜蜜的瞬间。(N13)

以庆祝之名制造热恋的仪式感,恋爱中的人们脱离日常的琐碎和压力,共同度过美好的时刻,朋友圈中展现的这些瞬间照亮了恋爱的心,加速了恋爱关系的成熟。在节日(纪念日、特殊事件等)典型

的神圣化的时间片段, 青年通过主动“晒恩爱”进行爱情意义的生产、消费和文化的修饰,^[22] 满足对爱情的需求和心理的满足。在仪式背景下, 每一个事件和特定的时间单位, 物件、手势、歌曲、祷告词及符号话语都代表着除本身之外更深刻的含义。^{[4](15)} 比如, 每逢纪念日就“晒”老情歌《一天一点爱恋》, 有其特殊内涵, 意味着两人当时是因歌定情(N15); 晒礼物、晒大餐等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代青年不避讳物质的爱情观^{[13](34)}, 但也显示其对爱情仪式和爱情本身的足够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 热恋期后会进入一个感情平缓期。根据访谈发现, 大部分受访者在感情关系稳定时很少发朋友圈, 正如其中一个受访者说的, “当感情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晒恩爱就不是刚需”(N7)。

(三) 紧张仪式: 延缓危机, 挽回关系

恋情难料, 恋爱危机使个体在感情中位置发生变化, 受访者如何在“晒恩爱”时呈现这一恋爱紧张时刻? 如何使恋爱关系回归安全位置? 根据调查发现, 很多受访者不愿及时和如实地在社交媒体展现恋爱关系的紧张时刻。

朋友圈一般都记录美好, 发那种两个人不好的, 朋友会看笑话吧。(N10)

我和男朋友有段时间吵得很凶, 都快要分手了, 但后来和好了, 和好之后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记录了一下, 感慨两个人终于一起走过了艰难的时刻。(N14)

恋爱危机时刻的信息发布容易导致他人凝视下的人设崩塌, 而选择事后发布, 是因为紧张时刻已过去, 危机解除, 爱情可控。还有一种情况是, 明明已是情感危机, 但“晒”的却是热恋假象。

我身边有一些晒恩爱的人, 其实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了, 只能靠晒恩爱来强化自己的信念, 掩饰不幸福的真相。(N5)

用热恋仪式来代替紧张仪式, 是爱情失控下个体的自我说服和自欺欺人, 也是其向对方示好的一种策略。个体主动在“晒恩爱”仪式中将自己放置在爱情关系中较低的位置, 来提升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地位, 这类似特纳的“仪式性的降卑”^{[4](169)}, 处在危机或紧张状态的情侣之间的关系会在仪式过程中被重组, 个体希望通过逆转地位来挽回关系, 重回正常。

(四) 分手仪式: 谢谢你的爱, 继续前行

恢复单身意味着个人身份和位置的大转变, 同时宣告“晒恩爱”仪式到达一个阶段的终点。分手仪式的形式取决于个体在分手过程中是主动分手, 还是“被分手”。如果个体主动提出分手, 因处于恋爱的优势地位, 会发布诸如“谢谢你的爱”的总结陈词, 为恋情画上完美句号。如果个体是“被分手”的一方, 则会发布自我悲悯式的信息, 随着时间推移或发生重要事件, 个体才会彻底结束悲伤(分手仪式完成), 重新开始新生活。

分手后我会发一条总结性的朋友圈, 寂寞时会看和前任以前在一起时的朋友圈, 心里挺难过的, 也会偷偷看他的朋友圈近况, 看到他有新恋情了, 我就彻底死心了。这个时候才真正从失恋中走了出来。(N1)

“晒恩爱”的仪式过程彼此分割, 又彼此联系。分手仪式并非青年恋爱历程的终点, 有受访者表示“分手一定要发朋友圈, 告诉大家我恢复单身了”(N3), 以便顺利进入下一次“官宣”仪式。“分手了就把朋友圈设成三天可见, 那些原本象征着甜蜜的朋友圈只有自己看见”(N11)成为青年开启未来新恋情的常规操作, 大部分受访者会把以前的恋爱信息隐匿起来, 不想让别人了解自己的过往, 以便维持一个较为理想的人设。

诚如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Claude Lévi-Strauss)所言, 一个情境的真相并不能在日常的观察中看到, 而是要在一种有耐心的, 一步一步慢慢来的蒸馏的过程中去寻找。^[23] 本研究的访

谈表明,所有访谈者都认为通过分析自己的“晒恩爱”仪式过程可以帮助自身认清自我和爱情。当他们通过翻看社交媒体“晒恩爱”的一个个文本时,能整体性地审视自身情感轨迹,逐渐地从局外人的角度,理性看待自己的恋爱过往、现在和未来,并将其看成自身成长经历的一部分。经历“与现实世界短暂分离—社交媒体晒恩爱—回归现实思考爱情和人生”三个阶段,青年个体宛如处于“近阈限”的开放社会,游走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感受着对“结构—交融—结构”转换的交替性体验,由此经历着个人成长和亲密关系确认。因此,社交媒体“晒恩爱”既是网络亚文化和爱情文化的表征,也是现代社会亲密关系建构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缩影。

五、分类结构:晒恩爱仪式过程中的三重组合

特纳在分析非洲赞比亚的恩丹布人宗教仪式的分类结构时,运用了三种体系的三重组合:第一种是可见的三重组合——巫师、阴影和 Mweng' i (指祖先阴影),第二种是可见的三重组合——医生、病人和病人的丈夫。在这两个三重组合里,三者之间有两者是联系甚紧的同伴关系,而第三种三重组合则由凉的药物溶液和热的溶液之间 2:1 的比例表现出来,有生命最终战胜死亡的象征意义。^{[4](36-37)} 特纳试图通过仪式分析理解人类社会基本构成,理解人的主体性、人的情感、人的意欲与仪式象征所负载的力量之间的关联。^[24] 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仪式展演的叙事空间从线下扩展至线上,开辟了更广阔的可见空间。新媒介展演的可见性不仅在宏观方面具有管窥中国群体乃至中国社会的新意义^[25],在微观方面亦能促进、限制并形塑个体的传播与行动^[26],包括形塑当代青年日常恋爱交往的仪式结构。社交媒体“晒恩爱”仪式过程的分类结构同样显现出三种体系的三重组合,分别是人的组合、物的组合和结构的组合。其中,人的组合包含个体、恋爱对象和朋友圈好友,他们的表达实践是可见的,构成的是合作的共同体关系。物的组合包含技术、媒介和平台,推动了爱情表达的有限度的可见,结构的组合包含符号、时空和阈限,构建了数字符号世界的爱情乌托邦。分类结构的三种组合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当代青年新媒体科技下恋爱沟通和情感交往的模式特征。

(一) 人的三重组合:个体、恋爱对象、好友

晒恩爱包含独白、对他/她告白和对观者展演三种方式,自我说服、对方配合、他人见证,均有助于推动“晒恩爱”的仪式过程。个体在“晒恩爱”过程中频繁转换称谓,其中“我”“你”和“我们”是出现频率最多的称谓,其次是“他”“她”和“他们”时有出现,从个人独白到二人诉说,再到多人诉说,第一、二、三人称的不停转换,个体如同游走在剧场中表演罗曼蒂克的爱情剧目《恋爱中的男/女人》,“晒恩爱”成为个体、恋爱对象和好友共同经历、共同参与的行为,三者关系像是爱情话剧中演员、助手和观众的关系,三方配合、互动、合谋,促成一个经过精心修饰的、梦幻般的虚幻爱情故事。^[27]

表演的圆满完成首先取决于个体和恋爱对象的合作。比如,同步“晒恩爱”是关系默契的体现,“我发朋友圈,也希望他发,一起发的话大家会觉得我们感情很好”(N3)。恋爱对象主动“晒恩爱”能加速恋爱升温,“我送花给女朋友,她主动发了朋友圈,我很高兴:女朋友在夸我啊!我就要继续保持下去”(N9)。恋爱对象朋友圈的恋爱痕迹缺失,则容易导致关系产生裂痕,“我前男友发朋友圈从来不提起我,一起旅行也只放单人照,一副单身的样子。爱不爱我,小细节都告诉我了,不久就分手了”(N10)。

好友通过观看“晒恩爱”共享个体的情感意义,个体也在好友的评价中实现了对自己恋爱关系的再一次认同。好友的回应和反馈成为衡量恋爱仪式价值的标准,如“点赞”数据记录恋爱的高光时刻,

受访者提到自己和前男友“官宣”仪式的朋友圈时, 说“朋友们看到我们在一起都很惊讶, 有好多点赞, 数据特别好, 所以就算现在我们分手了我也保留着, 比较感动, 见证了青春的感觉”(N3)。同时, 好友作为局外人的客观评价能对爱情起监督审查作用, “好友更理性帮着我看待这段感情并给出真实评价, 让我减少损失, 抽身脱离”(N8)。

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说, 情感之与关系事实相伴相生, 而关系在“我”和“你”之间。^[28]个体、恋爱对象和好友三重组合构成的情感共同体塑造了一个围绕爱情共同交流的关系社会, 对爱的表达和互动成为三者共同的情感实践, 具有自发性和即时性的交融特点, 其中相对平等、自由而纯粹的爱情关系让人真切感受到爱的丰盈和生命的意义, 它游离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的边缘地带, 存在于充满爱意的“我”与“你”之间, 存在于充满活力的关系之间, 存在于充满热情的共同体之中。

(二) 关于物的三重组合：技术、媒介、平台

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指出, 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29]不仅如此, 媒介还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不仅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 还在特定的科技情境和媒介情境之中建构而成。德国社会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认为, 爱可以通过媒介的社交性和互动性得以承认。^{[26](152)}而新科技的发展给予媒介创造新互动形式的力量, 同时建构了个体表达爱、传播爱 and 为爱行动的虚拟舞台, 恋爱关系由此获得承认。经过对技术、媒介和平台的充分利用, 个体灵活地开展各种“晒恩爱”策略以实现恋爱关系的承认与被承认(见表2)。

表 2 深度访谈人员晒恩爱策略

晒恩爱策略	受访者陈述
更新头像	一个明显的情侣头像其实就已经告诉别人你的生活状态了。(N14)
发恋爱对象照片	男朋友长得帅就发, 不帅就不发。(N1)
晒合照	不一定要晒两个人在一起的照片, 露出男朋友的背影, 或者牵手的特写就可以了。(N16)
晒恩爱频次	会注意尺度, 一天发三四个的话, 别人会厌烦的, 对方看了也会害怕逃离的。(N10)
平台	微博上会发更多, 因为朋友圈都是熟人, 但未必都是真正关心祝福你的人, 而微博上是真正信赖的人。(N3)
地理定位	一起出去旅游, 或者到高端餐厅吃饭, 会放一个定位, 显示和日常不一样。(N9)
谋划分手	到感情危机时刻就会开始认真经营自己的朋友圈, 慢慢开始删除或者隐藏前面两个人的过往, 发的频率也减少……为最后分手打好基础。(N5)
重生	分手后过好久都没有发任何朋友圈……考上研究生, 重新谈恋爱, 发一条朋友圈, 之前的朋友都祝福了。双倍成功, 走出来了。(N7)

技术和社交媒体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情境地理学, 个体成为演出的主演, 规定剧目, 确定恋爱展演的风格,^[30]并使之可见。可见即安全, 不透明就没有存在感, 也没有安全感。而如果正在进行中的爱情无法透明可见, 则意味着存在问题。

他对我说不晒恩爱是因为工作同事太多, 线下他也只把我介绍给他最信任的一两个朋友。……他不晒恩爱, 我在这段感情里没有安全感……最后分手了。(N2)

同时, 并非人人都有机会见证恋爱的成长过程, 观看“晒恩爱”需要入场券, 技术、媒体和平台

可以制造区隔。如有人会通过分组设置屏蔽父母,“父母看到我晒恩爱了会问东问西,太麻烦了,需要很多解释。我们只是想谈恋爱,他们就想到了结婚”(N4)。还有人更愿意在微博平台而非微信“晒恩爱”,因为“微博上有真正愿意祝福我们的人”(N3)。屏蔽家长、避免冲突的区分意识,意味着年轻人了解自身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的位置,了解真实社会世界的恋爱结构和社交媒体“晒恩爱”之间的区别,与此同时,明白在面对爱情时自己需要保持或坚守的距离^[31],拒绝陷入被父母操控的恋情社会化的内卷旋涡。

(三) 关于结构的三重组合:符号、时空、阈限

韩炳哲指出,数字符号展现出另外一种生命形式,这种生命的特点是永恒的存在和永恒的当下。^[32]社交媒体“晒恩爱”制造了一种数字生命形式和恋爱镜像,在这里,个人生活的透明化、爱情宣言的公开化和社会交往的数字化共同构建了数字符号世界的爱情乌托邦。“晒恩爱”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向大家展演的是“此时此刻的拥有”。

虽然我们都不知道大学毕业之后会去哪个城市,但这不是我们现在不在一起的理由。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只想谈一场没有外界因素干扰的恋爱。(N5)

从受访者的陈述中可以看出,当代青年追求的纯粹爱情与未来无关,与婚姻无关。从个人生命历程角度来看,恋爱是介乎单身和婚姻两者之间的状态,恋爱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未来是清晰的,也是不清晰的……这类似特纳所说的个体成为处于阈限状态的临界人,具有更大选择余地和更大自由度的近阈限特征,每个人的爱情经历中可能包含着“单身—恋爱—失恋”的交替性的情感体验和位置转换,“晒恩爱”记录下来的个人恋情呈现的并非现实社会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和地位,甚至还可能存在不受道德传统和社会规范限制的符号及其关系,但在结构边缘之处的“晒恩爱”却散发着无限的热情和活力,彰显着爱情的纯粹和伟大。

潘忠党等人认为,时空建构观下的阈限性的核心特征指的是某种微观的流动性,对某事某地既有结构性规则的颠覆,又对该时该地潜力的挖掘和明示。这些实践和与之关联的体验,具有有别于日常生活的结构所规训的秩序和内容。^[33]前文提到的对父母屏蔽恋情状态是个体反社会规训的日常生活抵抗策略,尤其对异地恋个体来说最为典型:

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会把父母和亲戚全部屏蔽,因为不想让他们想太多,只不过是一场恋爱,以后也不一定结婚,不想让他们担心,也不想被他们盘问。(N16)

其明知未来在一起的机会渺茫,但仍在继续恋情,不计结果,只争朝夕。“晒恩爱”如同一个不和家长言说的秘密,在家长眼皮底下进行着,个体从中体验着脱离父母、摆脱社实规则和独立成长带来的愉悦感。

由上观之,个体晒恩爱中那些初入恋情、热恋、紧张和失恋过程的表达,包含幸福、自由、考验,甚至羞辱等各种情感交融的特点,它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满腔的热诚以及前所未有的激情,出现在“我”与“你”的恋爱关系以及“我们”与“他们”所构成的更广泛的关系之中,进入到了结构的缝隙、边缘和底层之处,出现在了婚姻结构和恋爱结构发生变革的地方。虽然个体最终将回到现实社会的爱情结构中,但恋爱仪式的过程和交融的那些经历,为他开启新的恋爱结构注入了新的意义和活力。

六、透明之爱:社交媒体时代新型亲密关系的建构

在南非社会人类学家莫尼卡·威尔逊(Monica Wilson)看来,仪式是理解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键,因为人们在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是他们最为之感动的东西,仪式所揭示的是一个群体的价值。^[34]当代

青年“晒恩爱”文本被记录在云端,“官宣”、热恋、关系紧张和分手等爱情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均以仪式化方式展现其中,社交媒体成为当代青年书写生活史、展示自己恋爱观的阈限空间。虽然平民个体的爱情故事在历史长河中点点滴滴似细沙、似尘埃,但只要有光,沙滩上的沙子会闪耀,空气中的灰尘会跳舞,“晒恩爱”文本也自有其意义。个体利用技术、媒介和平台策略性地进行爱情的仪式化展演,以实现恋爱的身份认同和关系确认,在此过程中个体、恋爱对象和好友形成情感共同体,共同建构了数字符号世界的爱情乌托邦。社交媒体“晒恩爱”成为一个仪式过程,在经历了“结构”和“交融”的转换交替之后,个体最终回归社会结构和习俗规范下的爱情观,然而此时的回归是经历了意义的更新与确认之后更高层次的回归,^[35]即短暂释放了社会结构性压力,重新整理好心情,重回社会系统和正常生活。对个人成长而言,“晒恩爱”仪式意味着考验、历练和磨砺,使其更了解爱情的意义和爱情在自己生活中的价值,以及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作用下更懂得如何去爱。

当代青年通过公开自己的内心感觉和情绪,记录自己的恋情过程,实现了灵魂的透明和亲密关系的透明,^[36]通过此,个体完成了生命历程的升级。与传统社会恋爱结构模式不同的是,透明可见成为数字化时代新型亲密关系的本质。“晒恩爱”的关键节点的仪式过程和分类结构的三重组合均显示出社交媒体中爱情叙事的公开化、可见性、可观赏的展演特点,“晒恩爱”即晒“透明之爱”。所谓透明之爱,指的是那些用诸如“晒恩爱”等方式公开书写的爱情诗篇,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透明可见的情感和交往关系。那些完全呈现于世人眼前的“我们的故事”,或真实或虚幻,如彩色的透明泡泡一样,在空中飘浮游荡,供人们欣赏,在个体成长、情感分享以及爱情记忆三方作用下显现而出。然而,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指出,异化的原因不是信息的封闭,反倒是信息过多且过于透明。^{[6][40]}透明可见的公开爱情与私域之爱相比,难免有异化的危险。透明之爱易让个体沉浸于爱情的自我感动和深度表演,也会使情感互动因隐去灰色地带而失去爱之真实,令爱情记忆可能经整饰而导致记忆的改写。

首先,透明即可观赏,但表演的是整饰的爱情。^[37]“晒恩爱”促进了青年个人成长的透明化,其仪式过程是生命流程的可见体验。相比以往的其他任何媒体,在社交媒体通过文字、图像和他人互动等方式呈现的“晒恩爱”更为立体,更为全面,更能引起深层的共情。“晒恩爱”既供别人观赏,也供自己欣赏,当一幕幕的恋情过往在朋友圈中呈现时,个体既是主角,也是观众。个体一边在为别人表演,一边也在为自己表演,双重身份促使个体进入深层扮演,激发自己以希望有的或应有的情感标准去“晒恩爱”,最终完成对自己的爱情故事及生命中曾经的那一段时光的自我在场和自我感动,在被凝视和自我凝视之中实现情感生活和生命历程的他评和自评。此时,“晒恩爱”所编织的恋爱感觉貌似真实自发,但事实上已被暗中整饰,情感究竟是真实的还是制造的,已难以分辨。

其次,透明即安全,但抹去了“灰色地带”。“晒恩爱”促进了情感分享的透明化,个体与情侣、与他人的互动成为恋爱的明证与筹码。“不晒好像没有安全感”,“晒恩爱”成为最快捷、最廉价的保持恋爱安全感的方式之一,透明化成为安全感的标配。一方面,透明化的情感分享就像个体的情感导航,能确立个体在恋爱中的身份和位置;另一方面,透明化的情感分享是情感分量的衡量砝码,在恋爱关系中彼此之间的付出和回报如何,不再是由恋爱双方私下衡量,而是交予公共空间,由他人评价。传统亲密关系中的“情义无价”在透明化之后,成为可标价的商品,“点赞”、评论或转发等的的数据成为标价的筹码。然而与市场化的区别在于,大部分的评价都以赞美为主(除非是和自身利益相悖,谁又会公然去拆散别人的感情呢?),失去了负面消极性的评价信息,恋爱中的“灰色地带”消失了,个体的情感判断面临失灵。

最后,透明即可记录,但改写了爱情记忆。当代亲密关系的记录源自数字化记忆,只有被记录的能被记忆。有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情感记忆依赖于“晒恩爱”,“打开朋友圈翻一翻,就会让自己回忆起来,没有记录的,完全不记得了,回忆就是空白”(N3)。新型亲密关系的建构依赖个体选择性的自我记忆和说服,又在记忆和反思中形成对亲密关系的再解读和再建构。然而,个体在选择性记录某些美好事件时,也可能擦除某些事件(如不道德、不愉快的内容,与前任的恋爱痕迹等)。因此,情感记忆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在不断重组、调整,改写后留存下来的。^[38]毋宁说最后保存下来的数字化记忆对自己和对恋爱关系的刻画看起来比自己的内心更为准确、全面,不如说这只不过是个体基于“想象中爱情的样子”的最终版本。

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历程记录、恋爱关系确立以及情感记忆都交给了透明化,并愿意被审视且沉浸其中。然而,透明化下的恋爱关系的“全景效应”并非真实全景,脱离了身体的透明化数字交往和数字化爱情,容易造成真实情感的想象化。随着我们的身体被数据中介为虚体,情感也随着身体的不在场而发生了异化。^[39]“晒恩爱”作为仪式展演,演绎了浪漫爱情故事,然而个体看不到透明之爱背后的月之暗面,这是否仍预示着:哪怕在数字化时代,“爱情是盲目”仍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 [1] 吴飞,李佳敏.虚拟现实:共情传播的技术实现路径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7):178-184.
- [2] [美]詹姆斯·W.凯瑞,[加]G.斯图尔特·亚当.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21.
- [3] [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M].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0,137,139.
- [4] [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柳博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5,128,3,15,169,56-57.
- [5] [美]罗兰·米勒.亲密关系(第6版)[M].王伟平,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253.
- [6] [德]尼克拉斯·卢曼.作为激情的爱情——关于亲密性编码[M].范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03-104.
- [7] [美]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M].周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365-366.
- [8]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00.
- [9] 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M].修佳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328.
- [10] 高寒凝.亲密关系的实验场:“女性向”网络空间与文化生产[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3):127-139.
- [11] [美]珍妮·A·拉德威.阅读浪漫小说[M].胡淑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12.
- [12] Orosz, G. Szekeres, et al. Elevated romantic love and jealousy if relationship status is declared on Facebook (2015).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214.
- [13] 王瑶,晏青.从文化到展演:中国节日在社交媒体的话语竞合——以爱情节日在微信传播为例[J].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19(2):22-35.
- [14] Mistry, H. (2015). Facebook official: the attitudes towards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1(2): 76-90.
- [15] Hultgren, K. A. Romantic relationships in the digital age: Exploring technology's impact on relationship initiation, maintenance, and dissolution. Retrieved January 1, 2013, from <https://repository.arizona.edu/handle/10150/297651>.
- [16] 张雯宜.影像传播与亲密关系:社交网络秀恩爱仪式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4.
- [17] 董晨宇,段采蕙.反向自我呈现:分手者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消除行为研究[J].新闻记者,2020(5):14-24.
- [18] 潘旭明,潘虹宇,周思琦.亲密关系陷阱:“情感诱惑”行为的质性研究[J].青年研究,2020(5):48-60+95.

- [19] 邱鸿峰. 弹性动机、群内等级、信任物化: 关系传播视阈下的网络约会与风险控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2): 49-63+127.
- [20] Fox, J., Osborn, J. L. & Warber, K. M. (2014). Relational dialectics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role of Facebook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 escalation, maintenance, conflict, and dissolu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5: 527-534.
- [21] 李镓, 何超彦. 模因在青年网络流行文化中的作用模式研究——以“官宣”体为例 [J]. 东南传播, 2019 (11): 76-80.
- [22] 施旭升. 仪式·节日·狂欢——戏剧艺术的精神原型 [J]. 民族艺术研究, 2019 (5): 79-81.
- [23] [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忧郁的热带 [M]. 王志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44.
- [24] 徐鲁亚. 维克多·特纳与恩丹布的神秘仪式——《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导读 [A]. 庄孔韶. 人类学经典导读 [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425.
- [25] 陆晔, 赖楚谣. 短视频平台上的职业可见性: 以抖音为个案 [J]. 国际新闻界, 2020 (6): 23-39.
- [26] [丹麦] 施蒂格·夏瓦. 文化与社会中的媒介化 [M]. 刘君,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31, 152.
- [27] 王淑华. 平民生活博客的角色表演及其互动发展 [J]. 重庆社会科学, 2010 (8): 93-97.
- [28] [德] 马丁·布伯. 我与你 [M]. 任兵,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8: 95.
- [29] [德]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 [M]. 邢春丽,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1.
- [30]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M]. 夏璐,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96.
- [31]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下册) [M]. 刘晖,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748.
- [32] 韩炳哲. 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 [M]. 关玉红,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45.
- [33] 潘忠党, 於红梅. 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 [J]. 开放时代, 2015 (3): 140-157+8-9.
- [34] Wilson, M. (1954). Nyakyusa ritual and symbolis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 (2): 228-241.
- [35] 孙卫华, 刘亚楠. 仪式展演与象征抵抗: Cosplay 的仪式实践与阈限空间 [J]. 当代传播, 2022 (3): 78.
- [36] [德] 韩炳哲. 透明社会 [M]. 吴琼,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0: 58-59.
- [37] [美]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 心灵的整饰: 人类情感的商业化 [M]. 成伯清, 淡卫军, 王佳鹏,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0: 70.
- [38] [德] 韩炳哲. 精神政治学 [M]. 关玉红,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91.
- [39] 王鸿宇, 蓝江.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从生活到生产, 再到权力治理 [J]. 国外理论动态, 2021 (1): 114-124.

[责任编辑: 高辛凡]